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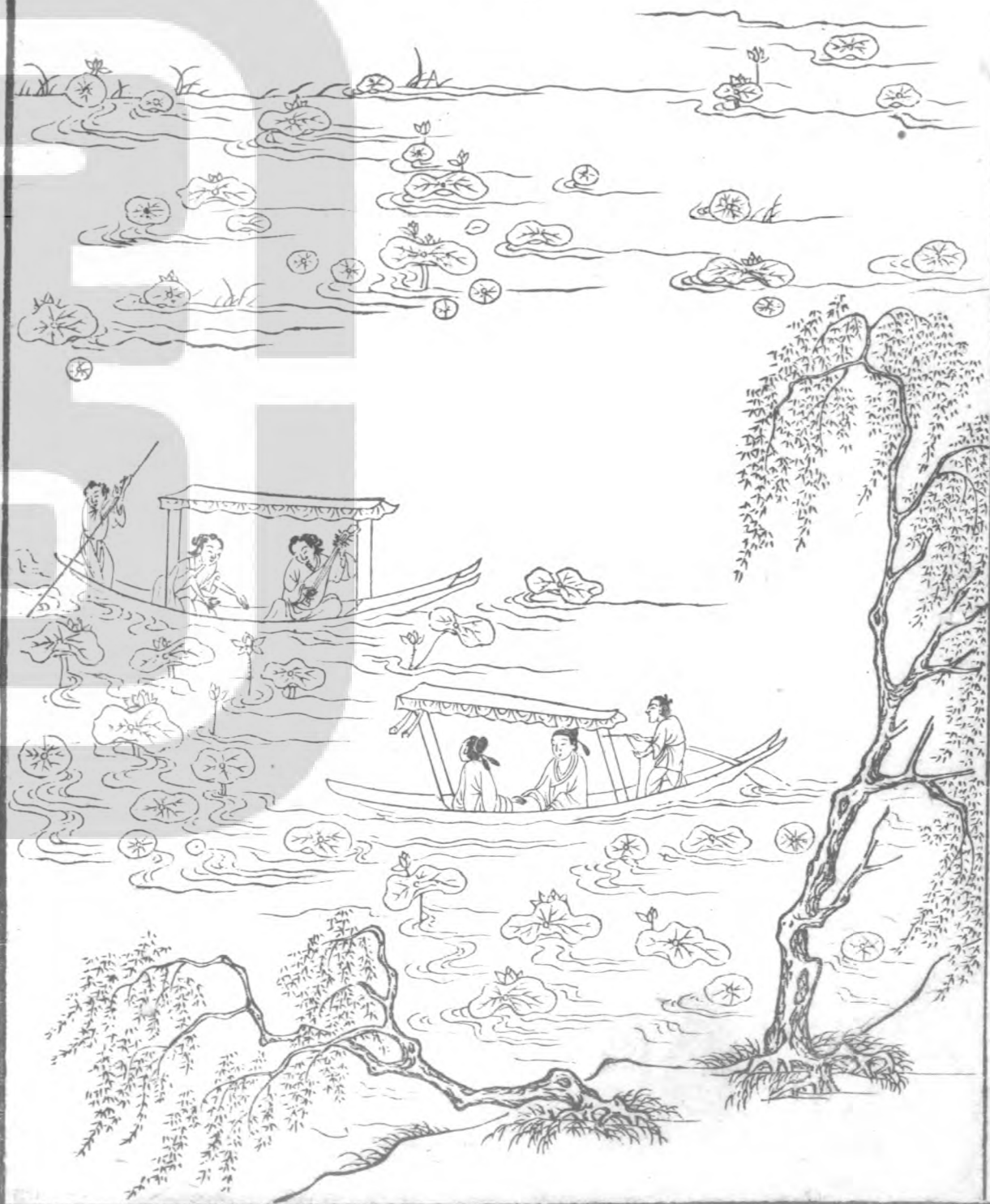
唐人喜著小說  
刻意造怪  
轉相搬述  
豈非文章極盛  
之弊乎  
吾黨  
但貴其資談  
微供諧謔  
安問其事之有  
無

右叙  
白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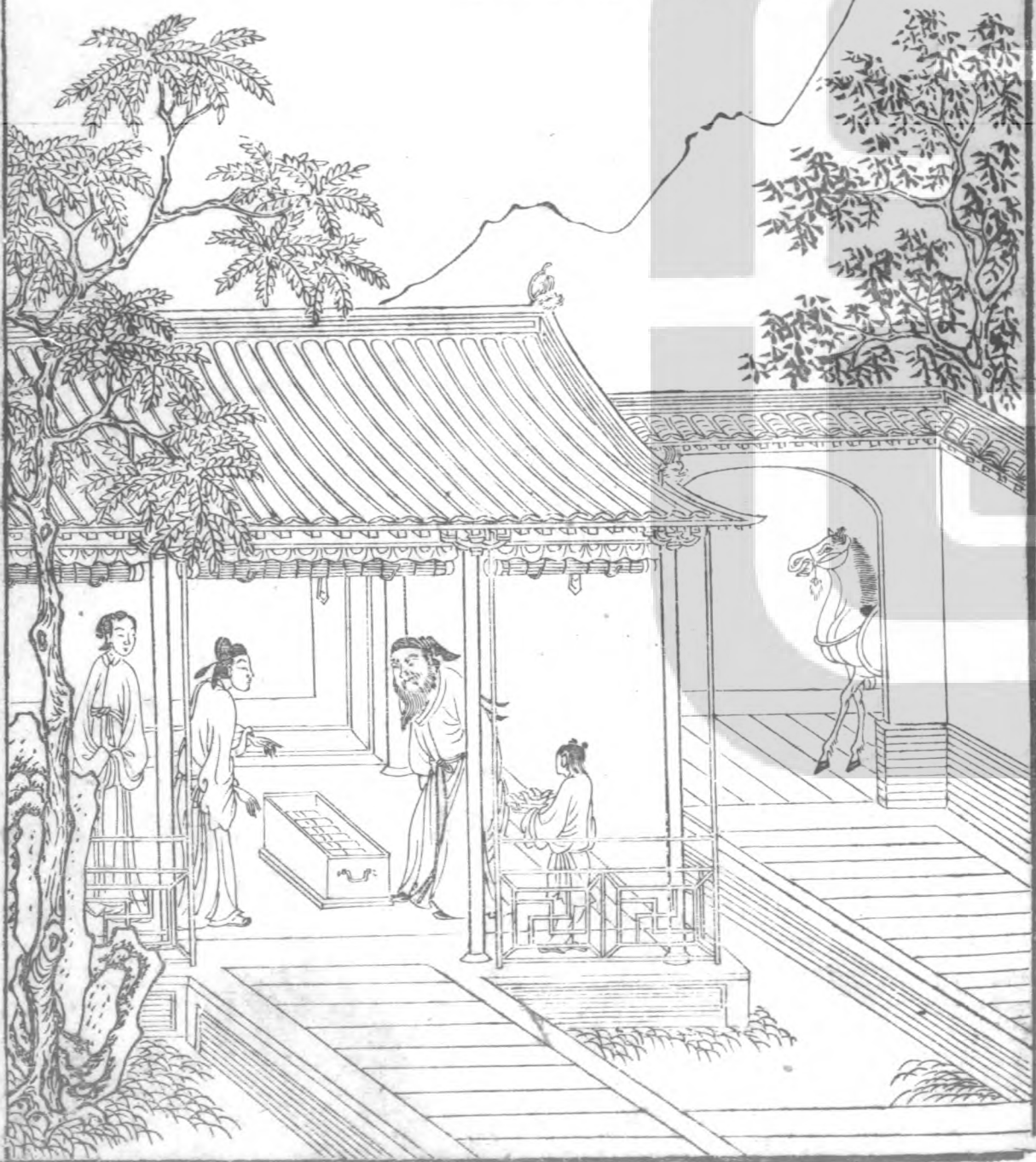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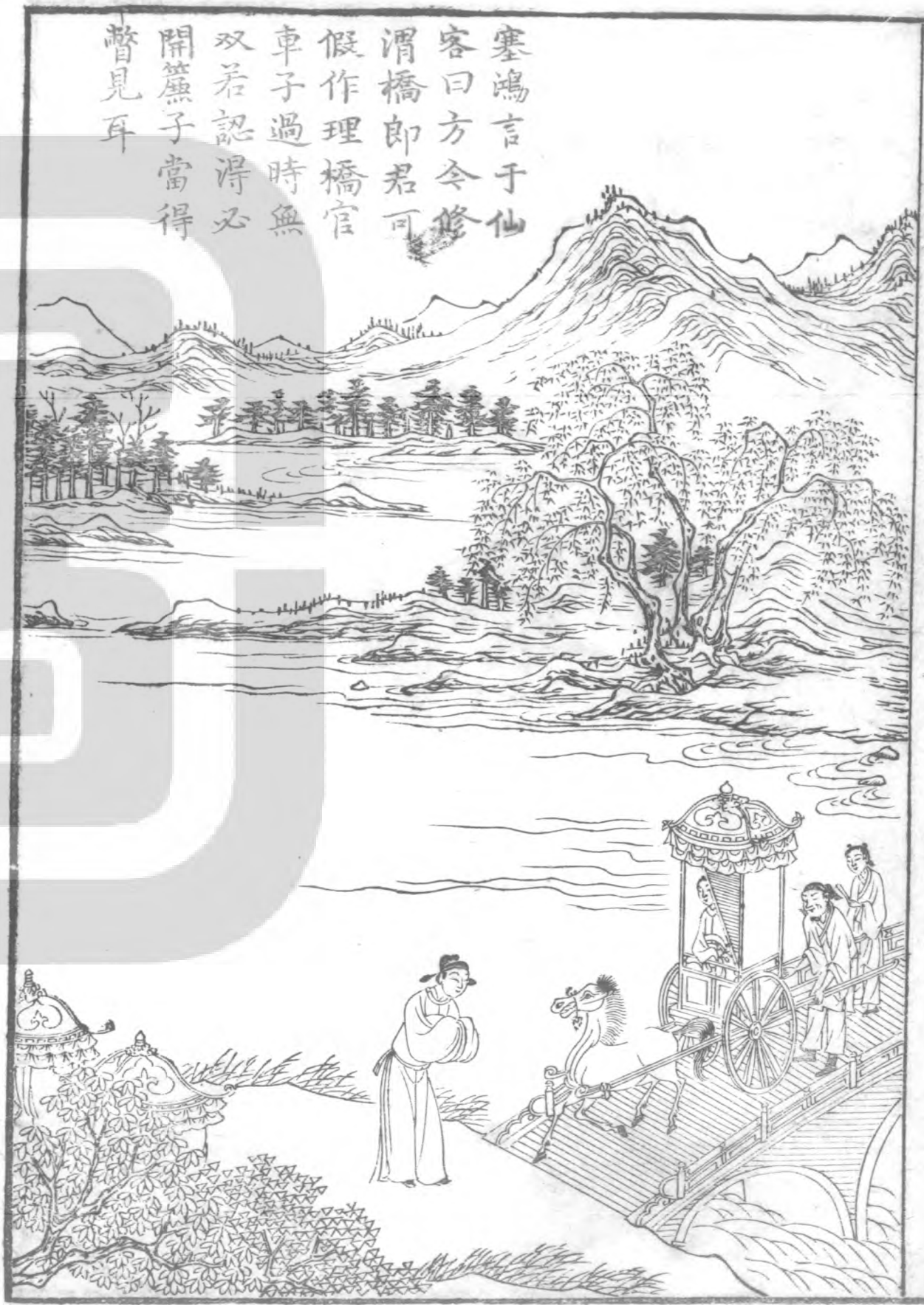
蓮塘二姬  
歌曰家是  
紵羅亭上  
仙謫未塵  
世已多年  
君心既逐  
東流水錯  
認無緣當  
有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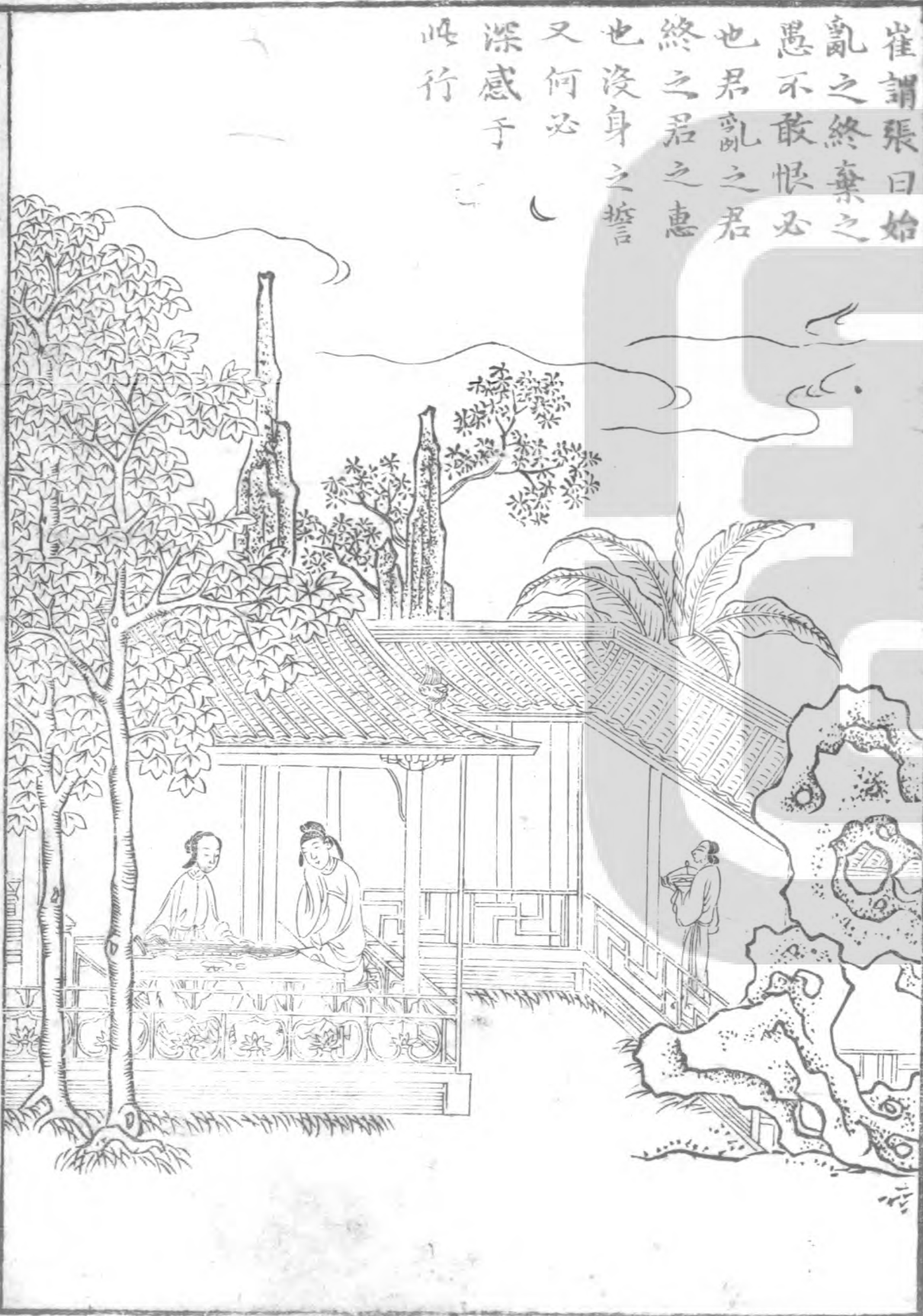
虬髯公曰  
非一妹不能識  
李郎非李郎不  
能遇一妹虎嘯  
風生龍騰雲合  
非偶然也將予  
之贈以佐真主



塞鴻言于仙  
 客曰方今修  
 渭橋即君可  
 假作理橋官  
 車子過時無  
 双若認得必  
 開簾子當得  
 瞥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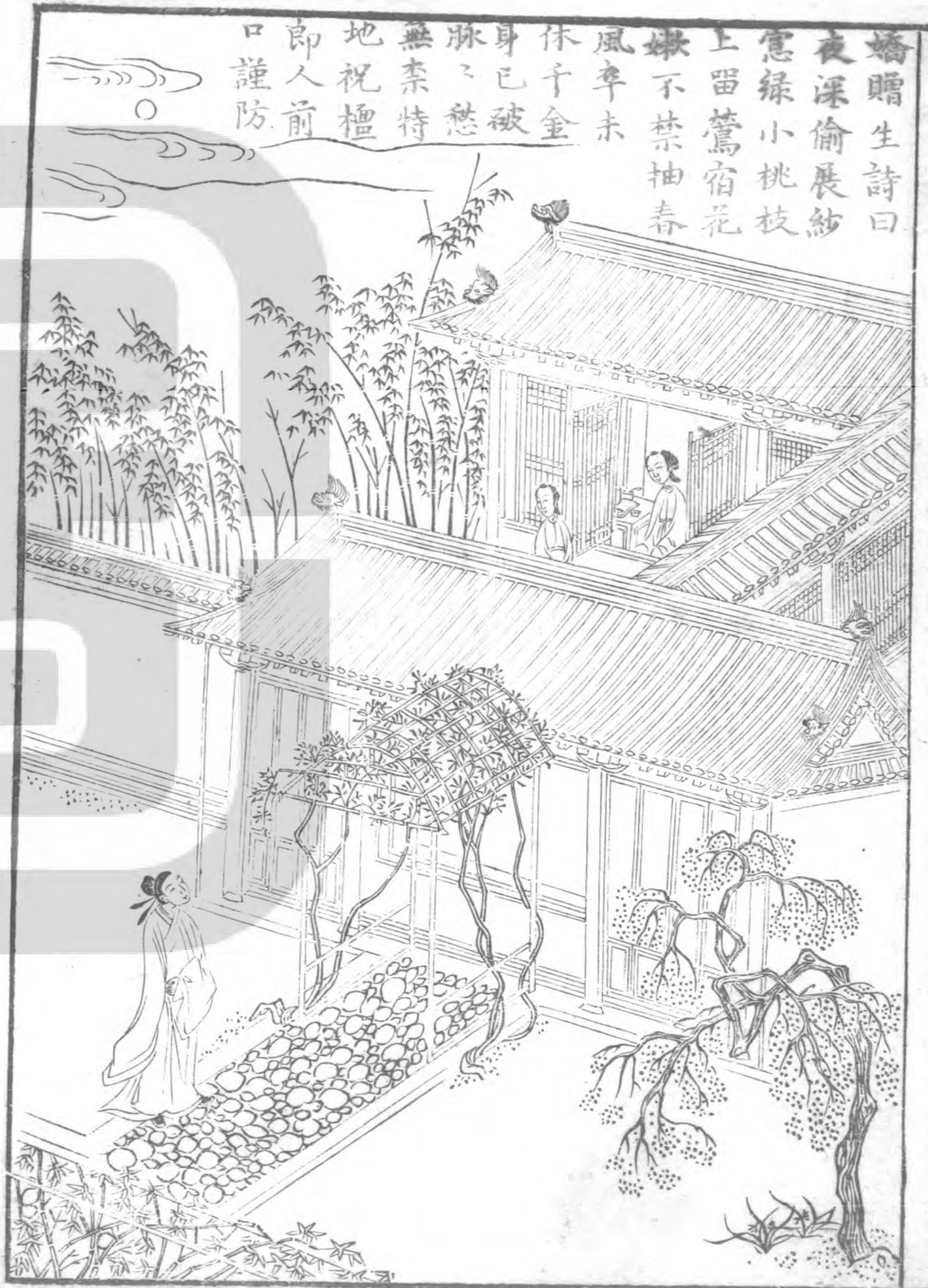


崔謂張曰始  
 亂之終棄之  
 愚不敢恨必  
 也君亂之君  
 終之君之惠  
 也沒身之誓  
 又何必  
 深感于  
 此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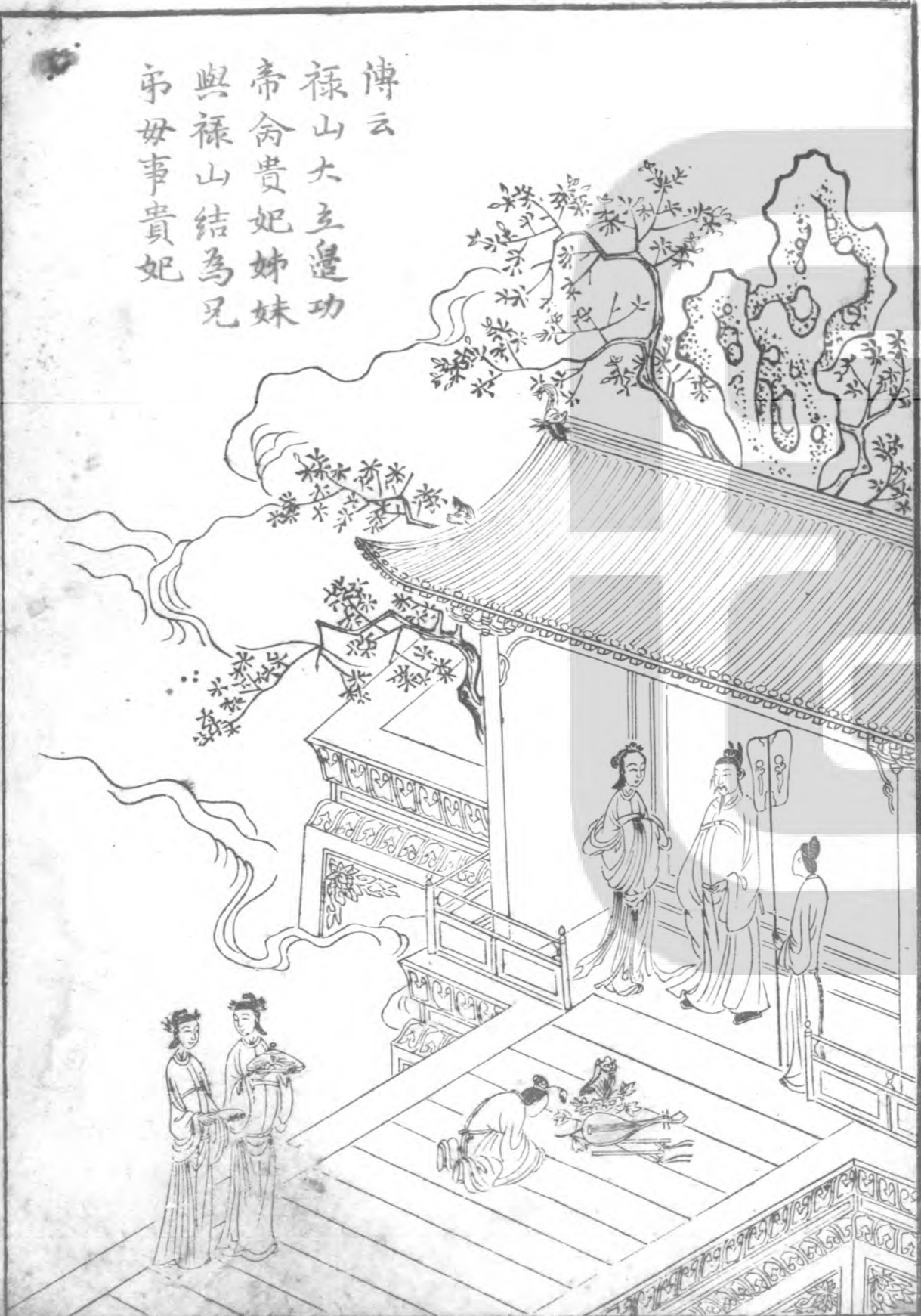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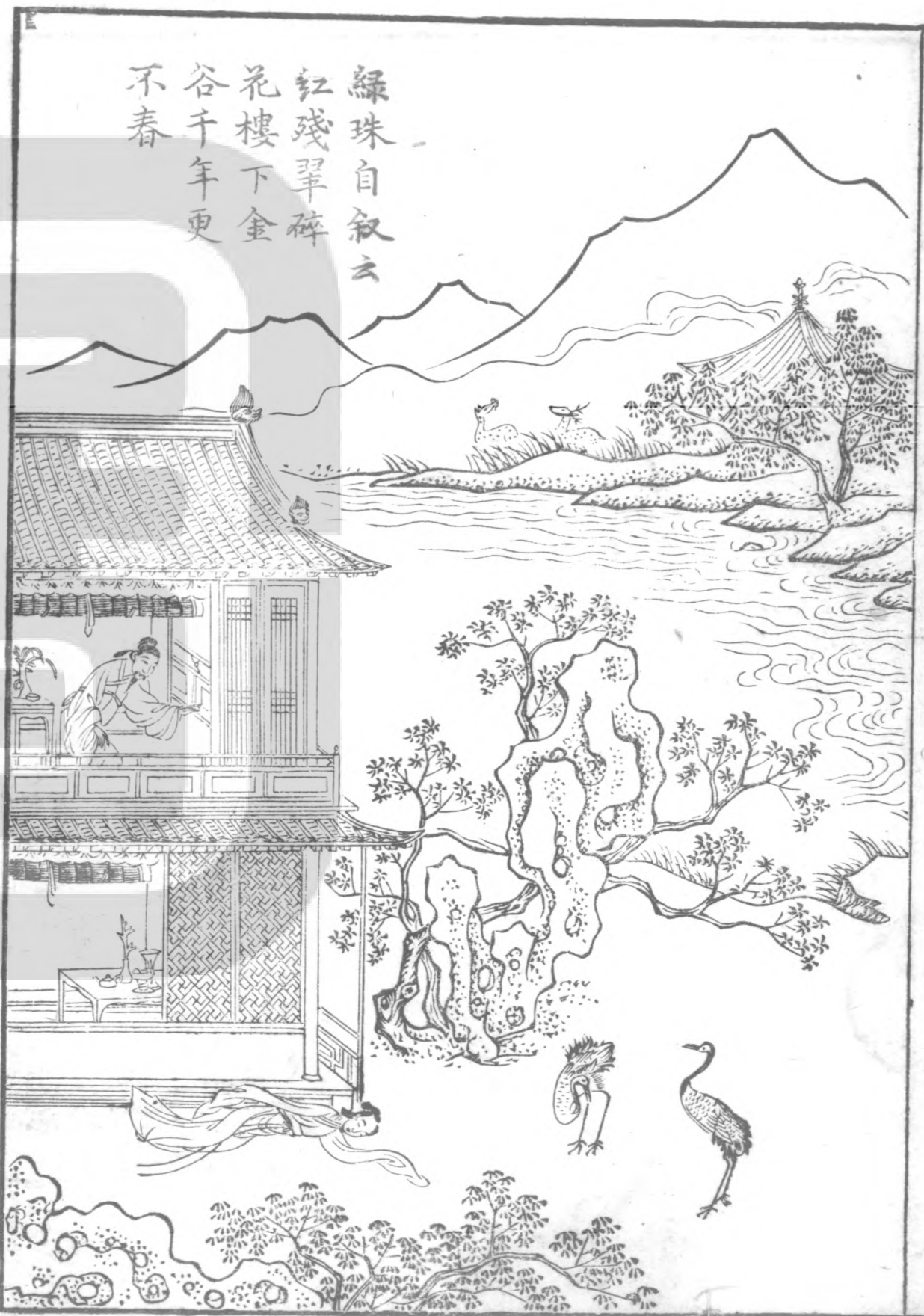


嬌贈生詩曰  
 夜深偷展紗  
 窻綠小桃枝  
 上留鶯宿花  
 嫩不禁抽春  
 風幸未  
 休千金  
 身已破  
 脉之愁  
 無柰特  
 地祝檀  
 即人前  
 口謹防



傳云  
 祿山大立邊功  
 帝命貴妃姊妹  
 與祿山結為兄  
 弟母事貴妃





綠珠自叙云  
紅殘翠碎  
花樓下金  
谷千年更  
不春

豔異編目錄

卷一

星部

郭翰

神部

汝陰人

水神部

洛神傳

卷二

太學鄭生

沈警

周秦行記





龍神部

柳毅傳

仙部

裴航

少室仙姝傳

裴謚

豔異編目錄

卷三

仙部

薛昭傳

宮掖部

李夫人傳

麗娟

王昭君

趙飛燕外傳

吳趙夫人

蜀甘后

後主張貴妃

迷樓記

卷四

宮掖部

楊貴妃傳

長恨歌傳

梅妃傳

澗東舞女

文宗

女冠耿先生

蜀徐太后太妃

元順帝

豔異編目錄

卷五

戚里部

同昌公主外傳

綠珠傳

元載

幽期部

卓文君

賈午

鶯鶯傳

李紳鶯鶯本傳歌

杜舍人次會真三十韻

卷六



幽期部

王性之傳奇辨證

元微之古豔詩詞

春詞

鶯鶯詩

離詩

春曉詞

古决絕詩

雜憶

贈雙文

夢遊春詞

鶯鶯傳跋

非烟傳

鄭吳情詩

豔異編目錄

卷七

幽期部

嬌紅記上

卷八

幽期部

嬌紅記下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卷一

星部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艸隸  
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  
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觀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  
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  
曳羅霜之帔戴翠翹鳳皇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  
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

便非人間  
裝飾



亦非人間  
誦設

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  
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游人  
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  
爲勅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縠之帷、施水精玉華  
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衣共寢、  
其襯體紅腦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腦  
之枕、覆一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  
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  
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

外易發作

下界人那  
曉得

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  
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  
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旣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  
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  
諸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  
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謂翰  
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  
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  
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它故、

巧句

也君無相忘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枕一枚畱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

果不負約

令人追思

至翰遂開緘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調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情甚切并有酌贈二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逞來覓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

叙舊情凄其欲絕



目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神部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觀間枝懸一五色彩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而歸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

緣在此

奇起

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麤惡竊慕盛德欲託良媛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洒掃淨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卽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着青桂襪珠翠璀璨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

叙次陳設  
若織天鮫

肴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盃。蕖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瑰玫。金罍貯車師菊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怗之。坐定。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懼交。并未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今何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箏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盪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仍徵聘而笑曰。旣爲師人。感悅之機。又玷上客。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來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



雄風滿紙  
都是奇氣  
潑成

殿上庭中排戟設熏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  
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  
亦冥期神契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  
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醺正歡  
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  
上色旣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遂贍給仍  
爲起宅於里中皆極丰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  
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昔一  
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

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俱去不知所在也

###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爲梁東  
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驥邀之語曰玄  
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爲  
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肴祈  
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崑谷雖  
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  
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

耕穡破格

半窈雅倩



嘯含嬌何處嬌徘徊花月上空度可憐宵又續爲歌  
曰靡靡春風至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月  
明吟畢聞簾外歡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朗月豈  
無明音旨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褰簾而入再  
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未離  
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警曰行  
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猥  
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  
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

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層城  
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  
手出門共登一輜駟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  
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  
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  
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  
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  
良久願請書寫之小女郎笑之謂警曰此是秦穆公  
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

細玩幾歌  
俱眼前意  
眼前語一  
經點綴便  
覺淋漓動  
人

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今後會難  
邂逅相遇今暫爲歡星漢移今夜將闌心未極今且  
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  
適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  
雲車不復見湘州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  
看雁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  
得幾肯憐何意今人不及答暫來相見更無緣二女  
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姨智瑛  
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密

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  
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  
伴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  
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管從二妃游湘川見君  
於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憶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  
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已也小婢麗質  
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後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流  
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數遂掩戶  
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

好幫襯



宜于晝大姊已在門首，警于是抱持致於膝，共敘離別。須臾，大女郎卽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己。復置酒，警歌曰：時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隴上分流水，更泛從來哽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幾萬結，縷繫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子，歌曰：憶昔窺瑤鏡，相看望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頗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輶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

中探得瑤鏡，金鏤結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旅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迴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情。書末有篇云：飛書到沈郎，尋已到衡陽。若存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周秦行記

予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至伊關，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麝香，因趨進行，不知



厭遠見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闈人曰。郎君何至。予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予問誰氏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闈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薄太后廟。郎君不審何忽至此。對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敢託命。太后遣西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

君唐朝名士。不待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貌狀瑰瑋。不甚年高。勞予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下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帝戚夫人。予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綉單衣。薄太后曰。此元帝王嬙。予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

逐處交換  
禮數一毫  
不差

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頃之  
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  
忽車騎馬跡相雜羅綺燿煥旁視不給有二女子從  
雲中下予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貌甚麗  
衣繡衣冠玉冠年三十餘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  
子予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  
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  
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  
曰齊潘淑妃予拜之如妃禮旣而太后命進饌少時

摹神

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  
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  
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  
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  
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恨東昏  
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予今天子  
爲誰予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  
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予對曰小臣不足以知  
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予曰民間傳聖武太后

談話自是  
詠諧



石詩凄慘  
中帶風流  
王詩慷慨  
中帶悵恨  
戚詩似戲  
似真有無  
旁含意太  
真詩如山  
墜之苗接

惻動人潘  
詩如清江  
細柳穀紋  
自生僧孺  
詩則骨清  
態逸而其  
寫情酸楚  
處如子夜  
聞商結令  
人蕭然而  
起緝詩字  
字俱涕比  
諸作更覺  
若楚

首肯三四太后曰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小女子酒環  
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  
玉環光照于座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避  
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之歡牛秀  
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  
逡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媿管  
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艸幾經秋復春王嬙詩曰  
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  
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

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木強  
太真詩曰金釵墮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床雲雨  
馬嵬分散後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  
幾度歸江山猶是舊宮非東昏舊作蓮花地空想曾  
披金縷衣再三邀予作予不得辭遂應命作詩曰香  
風引到大羅天月滿雲堦拜洞仙共道人間惆悵事  
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髮麗衣貌甚美  
而目多媚與潘妃偕來太后與接坐居之時令吹笛  
往往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



辭者應辭  
無辭者應  
無辭各有  
道理

如養作妹故潘妃與俱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詩畢酒既至太后笑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東昏以玉兒身歿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曰石衛尉性嚴急今有歿不可及亂太后曰太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爲株索單于婦固自困且苦寒地胡鬼能何

爲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低眉羞恨俄各歸休予爲左右送入昭君院會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命予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畱地宜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而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予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廟予却廻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予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何

水神部

洛神傳

太和中處士蕭曠自洛東遊至孝義館夜憩于雙美亭時月朗風清曠善琴遂取琴彈之夜半調甚苦俄聞洛水之上有長歎者漸相逼乃一美人曠因捨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陳思王有賦子不憶也邪曠曰然曠又問曰或聞洛神卽甄皇后后謝世陳思王遇其魄於洛濱遂爲感甄賦後覺事之不正改爲洛神賦寄意于宓妃有之乎妃曰妾

當時一遇  
今又再遇  
搃來靖灵  
不散

卽甄后也爲慕陳思王之才也文帝怒而幽死後精魄遇王于洛水之上敘其冤抑因感而賦之覺事之不典易其題乃不謬矣俄命雙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謂曠曰妾爲袁家新婦時性好鼓琴每彈至悲風及三峽流泉未嘗不盡夕而止適聞君琴韻清雅願一聽之曠乃彈別鶴操及悲風神女長歎曰真蔡中郎之儔也問曠曰陳思王洛神賦如何曠曰真體物潘亮爲梁昭明之精選爾女微笑曰狀妾之舉止云翻若驚鴻宛若遊龍得無疎矣曠曰陳思王之精魄



今何在。女曰：見爲遮須國王。曠曰：何爲遮須國？女曰：劉聰子歿而復生，語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須國久無主，待汝父來作主，卽此國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織綃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龍君之愛女，善織綃于水府，適令召之爾。曠因語織綃曰：近日人世或傳柳毅靈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爾。餘皆飾詞，不可惑也。曠曰：或聞龍畏鐵，有之乎？女曰：龍之神化，雖鐵石金玉，盡可透達，何獨畏鐵乎？畏者蛟螭輩也。曠又曰：雷氏子佩豐城劍，至延平津，躍入水化

辨論爽快  
如水可鏡  
花

爲龍，有之乎？女曰：妄也。龍木類，劍乃金，金旣尅木，而不相生，焉能變化？豈同雀入水爲蛤，雉入水爲蜃哉？但寶劍靈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耳。其後搜劍不獲，乃妄言爲龍。且雷煥只言化去，張司空但言終合，俱不說爲龍化劍之靈異。亦人之鼓鑄鍛鍊，非自然之物，是知終不能爲龍明矣。曠又曰：梭化爲龍，如何？女曰：梭木也。龍本屬木，變化歸本，又何怪也。曠又曰：龍之變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馬師皇療之？女曰：師皇是上界高真，哀馬之引重負遠，故爲



盤詰甚細  
而應對不  
劣

借考論理  
明示人又  
修行之術

馬醫愈其疾者萬有餘匹。上天降鑒化其疾于龍脣  
吻間欲念師皇之能龍後負而登天天假之非龍真  
有病也曠又曰龍之嗜驚血有之乎女曰龍之清虛  
食飲沆瀣若飲驚血豈能行藏蓋嗜者乃蛟蜃輩爾  
無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誕妄之詞爾曠又曰龍何好  
曰好睡大卽千年小不下數百歲偃仰于洞穴鱗甲  
間聚積沙塵或有鳥啣木葉遺棄其上乃甲拆生樹  
至于合抱龍方覺悟遂振迅修行脫其體而實虛無  
澄其神而歸寂滅自然形之與氣隨其化用散入真

空若未胚暉若未凝結如物在恍忽精奇杳冥當此  
之時雖百骸五體盡可入于芥子之內隨其舉止無  
所不之自得還元返本之術與造化爭功矣曠又曰

龍之修行向何門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術何異上  
士修之形神俱達中士修之神超而形沉下士修之  
形神俱墜且當修之時氣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卽老  
子云恍恍忽忽其中有物也其於幽微不敢泄露恐  
爲上天譴謫爾神女遂命左右傳觴敘語情况昵洽  
蘭艷動人若左瓊枝而右玉樹繾綣永久感暢其懷

清神秀骨  
瑩如冰玉

幹旋賦語

曠曰遇二仙娥於此真所謂雙美亭也忽聞鷄鳴神女乃畱詩曰玉筋凝腮憶魏宮朱絲一弄洗清風明晨追賞應愁宋沙渚烟綃翠羽空織綃詩曰織綃泉底少歡娛更勸蕭郎盡此壺悲見玉琴彈別鶴又將清淚滴真珠曠答二女詩曰紅蘭吐艷間天桃自喜尋芳數已遭珠珮鵲橋從此斷遙天空恨碧雲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贈曠曰此乃陳思王賦云或採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贈以成洛神賦之詠也龍女出輕綃一匹贈曠曰若有胡人購之非萬金不可

神女曰君有奇骨異相當出世但澹味薄俗清襟養真妾當爲陰助言訖超然躡虛而去無所睹矣後曠保其珠綃多遊嵩岳友人嘗遇之備寫其事今遁世不復見焉

### 太學鄭生

垂拱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橋下有哭聲甚哀生下馬察之見一艷女翳然蒙袂曰孤養於兄嫂嫂惡苦我今欲赴水故畱哀須臾生曰能隨我歸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凄之楚，  
負愁腸于  
巧筆寫離  
思于哀絃  
恐非摹仿  
所逮

之歸所居號曰汜人能誦楚詞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詞賦爲怨歌其詞艷麗世莫有屬者因撰風光詞曰隆光秀今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顧室漢今有處萼方潛重房以飾姿見耀態之韶美兮蒙長謁以爲帷醉融光兮渺渺瀾瀾遠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無媿娜之穠條兮嫂盈盈以披蓮酌遊顏兮倡蔓卉流情電兮髮隨施生居貧汜人常出輕繒一端賣之有胡人醉千金居歲餘生將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謫而從君今歲滿

無以久留君所乃與生訣生留之不能得去後十餘年生兄爲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樓望鄂渚張宴樂酣生愁思吟曰情無限兮蕩洋洋懷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画舫浮漾而來中爲綵樓高百餘尺其上花帷帳欄籠画囊有彈弦鼓吹者皆神仙蛾眉被服烟電裾袖皆廣尺中一人起舞含嚔怨慕形類汜人舞而歌曰訴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裊綠裾荷拳拳兮來舒非同歸兮何如舞畢斂袖悵然須臾風濤崩怒遂不知所在

四



